

小旅館春秋

曾廣就 著

My Struggle in Motel Business

Kuang-Chiu Tseng



LOS ANGELOS U.S.A.

2004



作者夫妻在長堤市經營小旅館二十多年留影



在旅館公會年會領獎後留影

小旅館春秋

My Struggle in Motel Business

Kuang-Chia Tseng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1. | 鴻發客棧 | 1 |
| 2. | *一顆好心的鬧劇 | 3 |
| 3. | *查理走了 | 6 |
| 4. | 老伯回家 | 10 |
| 5. | *加州大刀客 | 15 |
| 6. | 又悍又爛 | 18 |
| 7. | 鎗丟了 | 21 |
| 8. | 搶劫 | 23 |
| 9. | 箱形大車故障 | 25 |
| 10. | 站過來聽我說 | 28 |
| 11. | 吸毒的附屬用具 | 33 |
| 12. | 討債臉 | 35 |
| 13. | 我愛你 | 36 |
| 14. | 胡鬧 | 39 |
| 15. | 保養專家像老菜 | 42 |
| 16. | 便桶不通 | 44 |
| 17. | 女推錐員 | 45 |

18.* 醉酒誤事多	46
19.* 想到老板賺錢我就心酸酸	48
20.* 旅館夫妻多抬槓	50
21.* 棋逢敵手	51
22.* 柳亞田的作風	54
23.* 守財奴	58
24. 你來晚了一步	60
25. 鬚顏重耀	62
26. 領獎	63
27. 旅館有子初長成	66
28.* 路路發	69
29.* 旅館裏孵出了田螺	70
30. 料想不到的小災	71
31. 火災	74
32. 換電表	86
33. 店鄰	87
34. 當心使用槍械	89
35. 謹防傳染病菌	92
36. 青青的草原出瘦牛	94
37.* 善醋又善變	99
38. 浩然之氣	103
39. 忙昏了禿頭佬	107

40.*拆掉了公共電話亭	109
41.*善報	107
42.*護樹砍樹	112
43.*小旅館何辜 春女何罪	115
44.*成功的真諦	118
45.*葦路藍縷的墾殖家	120
46.*證實	123
47.*二十年好運輪流轉	126
48.*留芳百世	129
49.*我聽人家說	131
50.*旅館趣談(一)	132
51.*旅館趣談(二)	133
52. 強盜王的創業	134
53. 最後的一夜	140

注一：有*號者，曾在《旅館通訊》或《世界日報》刊登。

注二：本書所述，如情節有相似，皆是巧合，請勿對號入座，勿與師問罪。

注三：本書是在中國大陸承印，使用漢字的繁體、簡體與本地的有些差異，不便之處，敬請讀者見諒。

注四：本書保留著作權。

1. 鴻發客棧

吉野先生自籌出三十五萬元，向他的姊姊借到二十五萬元，再向日本合會貸得五十萬元，湊足一百一十萬，買下鴻發客棧。他扶起長梯，爬上屋頂，掛起開張鴻發 GRAND OPENING 的大牌子，當起大老板來。一面營業，一面抽空油漆，換地氈，改善客房。

但是，吉野改不掉當了十多年糾察隊員的老習慣。口口聲聲當面教訓客人。指責旅客車子沒有停好，吸煙太多，電視太響，鞋子太髒，用衛生紙太多……常惹火客人，生意做不鴻，因此發不了財。

他還喜歡背後傷人。批評某人的旅館多窮像，床單破舊，收壞客人。有一次、市府要查旅館的「床稅」，同業們聚在一起，共商對策。他把同業的行動，偷偷地報告給市府稅捐處。

今年，他的五年合會貸款到期。起先，合會口頭上答應可以續貸，條件是要他的姊姊也續貸他二十五萬。可是他姊姊不肯續貸。他不愁，很樂觀，自認有一座「好」旅館可以抵押，可以輕易解決財務。

同業多少知道他們同胞兄弟姊妹間，認錢不認手足情。自從近年他們的父母親死去後，家庭姊弟間常發生肢體衝突，大打官訴，爭奪遺產。

他先向同業開口周轉錢。同業對他的印象壞，不敢恭維他，沒有人願意幫忙他。他便背後大罵同業無情缺義。他仍然不著急。臺灣、中國和美國還有很多合會和銀行可貸。因此，他轉向其他合會借貸。發出一封一封的申請表。可是，一封一封的復信婉謝了他的請求。他才急起來，再向同業哭哭求情，訴說得連泪水都掉下來。還是沒有人可憐他。他變成真正的窮像了。

他拉下厚臉皮去跪他的姊姊，哭求簽名，給他續借二十五萬

元。他姊姊罵他，現在死了娘，老胎胞早已腐化了，姊弟情也完了。並且說：如果五年前拿那筆二十五萬去投資房地產，早已獲利雙倍了。她決心要收回貸款。他指着姊姊罵，沒有姊弟情。姊姊指著他的鼻子說：忘恩負義。

吉野借不到錢。最後，鴻發客棧交給法院公開拍賣。

在拍賣的前二星期，吉野採取行動。拆下能賤賣或送人的傢俱和設備。有位同業同情他，開着小貨車去幫忙他搬家。看到很多朋友進進出出，分別爬屋頂拆電視的天綫，爬梯子拆窗幔、電話，電燈，搬走床棹電視。一下子冒出很多很多親友來。那位同業暗想，爲什麼早先不組織起這些親友來，做一個標會，湊湊錢數，多多少少先還他姊姊一、二十萬。求她可以讓他續繼經營下去，才不會慘到今日被拍賣的地步呢！

拍賣前，法院已標出那旅館的底價值五十萬元。并規定所有競標人，都必須先繳出五十萬元作標押金。拍賣那天，會場裏只坐著四位競標客，包括代表日本合會的代表。也只有那代表一人，將原貸款五十萬的借單作押金。所以，也只有那代表可以叫價。那代表只叫價五十萬，沒有其他的人競標。拍賣官敲了二次木槌後，并問在場的其他三人，有意加價競標嗎？都只是搖搖頭。拍賣官第三次擊槌，五十萬成交。

在拍賣場中的四人，有一位女士，戴着太陽黑眼鏡，臉色平靜，就是吉野的姊姊。當拍賣完畢，她態度安詳地踏出會場，了掉一宗煩惱，她不會計較什麼。她沒有想到，如果能簽名續貸給弟弟吉野二十五萬，她日後或者可以收回部份貸款。如果經濟景氣好轉，還可撈回全部本息呢！

法院收到五十萬，剛剛足夠還給日本合會。他姊姊的貸款二十五萬，和他自己五年前付出的三十五萬，都全數泡湯了光掉。

日本合會標得鴻發客棧一月後，登報公開比價出售，以八十五萬元賣掉。新買主修繕後開業，又扶起長梯，爬上屋頂，掛起開張鴻發GRAND OPENING的大招牌。

2. 一顆好心的鬧劇

那個好心的旅館老板早有規定，在洗衣時，用白色的膠杯量取洗衣粉，另用紅色的膠杯量取漂白粉。規定可是規定，那清潔女工就是不肯照章實行，交錯亂用，把漂白粉帶入洗衣粉裏。

違背了這規定好似小事。有一天，可真把旅館上上下下亂作一團，好像演出一場鬧劇似的。

話說有一天，經理休假去了，由老板出馬坐鎮。

一對大拖車的司機夫妻，老遠由中部開車趕路。租好了旅館客房，拿去了鎖匙，還多要了二條大毛巾，要好好沖個熱水浴，準備睡個大覺。

老板最愛照顧那樣疲倦的來客，如同照顧遠歸的兒女。

大約過了一小時，大概洗好了澡，那司機手提着一大膠袋的髒衣服，有厚厚的牛仔褲，有薄的內衣內褲，有男的女的。問旅館有洗衣機嗎？

老板指着三條街過去，有家公共洗衣店，可以自己去洗。

那司機嫌拖車太大，在小街上轉來轉去不方便，問旅館能幫他洗洗嗎？旅館工作忙，從來不替旅客洗衣服。

那司機一再請求，拜托拜托的意思，還討價還價的。最後答允多付洗衣服費三元。

付三元給人洗一大袋又油又髒的衣服，實在太便宜了。想不到他是懶惰，是要奴役別人，或是要占旅館便宜的腳色。

老板本着平日服務旅客，賓至如歸的精神，最後答允下來，破一次例規，替人洗一洗。

把那一袋衣服交給清潔女工去洗，把多給的三元全送給她，當作額外加班費吧。那女工的兩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圓，嫌三元太少，一小時內絕對洗不好那袋衣服的，老板說好說歪，還答允她

明日可以遲二個小時上班，當作補償吧。老板不介意一再吃虧，還要白費洗衣粉和洗衣機的消磨呢。

那女工爲了省時省事，把那些大件小件，有色的無色的衣服，統統丟入洗衣機，加上了洗衣粉，用最大水量，去洗呀洗的，又再去烘呀烘乾，再替它一件一件疊得好好的。斷斷續續也花了三個多鐘點。增加了那女工一大堆麻煩，給她嘮叨了大半天。

老板看見那司機收回去一大堆乾淨的衣服時，連連謝謝，旅客心裏快樂，老板心裏更是快樂。

那天晚上經理回來接班，老板交班回家去了。

約在半夜，那司機走來旅館辦公室大按電鈴，怒氣冲冲，說是把他的牛仔褲洗壞了。大概洗衣粉裏混入了些漂白粉，把褲腿的一角，漂白褪色，轉爲白花白花的。

突然冒出了爭吵，那經理不知如何是好。好言相勸，白白斑斑，像朵白花，不是很藝術嗎？

那司機才不吃那套幽默笑話的，要賠回三十五元，去新買一件牛仔褲回來，要立即賠，一點不客氣的。

經理慢慢才弄清楚原由，好好向他解釋：「是你千托萬托，私下托旅館幫忙洗衣服的。旅館洗你的衣服還吃了很多虧呢！……請大家原諒吧！」

那司機大吵大鬧，來勢凶凶，非賠不可，胡鬧得比演電視劇還精彩。還把二對剛踏進門的旅客駭跑了。整個旅館作業都快要鬧垮台了。

經理祇好賠他三十五元，早了事早好。

經理更氣，反罵老板：「就是你惹來的禍，堂堂大老板，還要去多賺三元，惹來的禍……」

老板真覺冤枉。

老板娘醒來，聽得火起，接過電話，罵那經理胡鬧，也罵那女工不小心工作，又怪罵死老板軟心腸，惹事生非。她立即發動汽車，趕到那旅館，找那司機理論：

「是你自己拜托別人洗衣服，佔了別人的便宜，還好意思要賴……，最多還你交來的洗衣服費三元，算白白替你這混蛋洗了。……，你的褲子是舊褲，又是雜牌貨，只賠五元便可以，退三十元回來……，你拿了旅館三十五元，可以去買條新褲子了，把那漂白的褲子交來給旅館……」

老板娘理直氣壯，和那司機大爭論。他更大聲叫。她更大聲吼回去，展開唇槍舌戰一場。

遇到那反臉不講理的司機，三十五元早已落入口袋，不肯退錢，也不肯交出那褲子，還口口聲聲破罵：「明天，我要控告旅館，虐待旅客，要賠一千元、二千元……一萬元的，等着瞧。」

老板娘氣沖沖罵回去：「明天，叫警察捉你坐牢，等着瞧。」

明天，那司機一早開車溜跑了。

恰像鬧劇表演一齣。事先沒有編劇，也沒有導演，人人立場不同，利害悠關，真情畢露，叫罵俱妙。就是沒有錄下電視短片，送去電視台或旅館公會的會員大會上播放呢！

老板是一顆好心，他原來的崇高理想是服務旅客，賓至如歸，竟被一點點的漂白粉，褪色成了服務離則，賓至如鬼如盜了。

他不能順利推行他的理想，心裏悶悶。老板娘以為他掉了錢傷心。她的火氣消了，顯得風趣起來，帶點諷刺的口氣，挖苦的說：「不要難過了，當作意外損失，去向保險公司要回三十五元好了」

他拜服她的辯才，他只輕輕的回答：「不要拿我來幽默了。」誰都知道保險公司不賠這一點點的小數目的。

想起老板娘敢說敢笑，敢咆敢哮，越來越演，越肖越妙了。老板反幽她一默：「在旅館裏混久了，混出你這顆閃閃發亮的大牌鬧劇明星來了，可以去領奧斯卡金像獎了。」

3. 查 理 走 了

查理住在這旅館裏，不喜歡電視，不交朋友，是一位奇怪的長者。

「我原打算當聖賢，要通古今，能知天下大事的。」他指着床底下一大酒箱的百科全書，打着哈哈：「我的腦子裝不進那些智慧。鼻孔和喉嚨迷上烟和酒。」這是從他心底裏說出的。旅館的高老板、劉經理和李小姐都聽多了這些話。

他活得心境茫茫。斜躺在床頭，一大口一大口吸烟吐霧，在燻嗆自己，也燻得整個房間烟霧朦朧的。連烟火警報器都啾鳴起來。劉經理跑去勸他：「你是自焚自戕！」

「吸烟飄飄似神仙，比吸古柯鹼好多了。」他全身好似飄浮在雲霧中：「爲什麼不可讓肉體享受一下？」

他白天按時去做工。他工作得很辛苦，一身髒髒的藍色工作服，戴着的頭盔也凹了褪色了。周末的傍晚，查理總是拖着疲倦的步子，踱回旅館來。他領得了工錢，去過商店，左手提着一打烈酒，右手一大袋食物，腋下夾着幾大條烟，够他一星期的糧。

他不慌不忙的從腰間摸出用狗鏈子懸着的鎖匙，打開房間。他走進房去，急着開了一瓶酒，喝上幾口，再笑咪咪的走到旅館的櫃台，連同身上發出的油漬味，和口氣中吹出的酒氣，一起飄進經理室。伸手從褲袋抓出一把鈔票，一五一十算個足數，給劉經理，「交房租」他聲調高了一些，有點神氣。

「你是有錢人了」。劉經理一手收錢，一手記下數目。

「只做這片刻的有錢人。」

他走回房去，開始他的好時光了。一口一口的喝飲烈酒，當作快樂的飯餐。飲到爛醉，不洗澡，不換衣……。

一直到深夜，他會不時發出呼哮：「猴！猴！猴！……」又好好像呼叫：「狗！狗！狗！……」好像被人猛刺了幾刀，在雙重

厚門內的經理室都聽得到，聽得大家心裏發毛。

劉經理出去察看。查理的房門還是開着。他依偎在枕旁，手腳曲成一團，像受驚的刺猬，手上還握着酒瓶。劉經理踱過地上亂七八糟的東西，上前去猛搖醒他來。

他睜開布滿血絲的腥紅眼睛，還驚叫了二聲「猴！猴！」

「給我安靜下來，不要吵着鄰房。」

「有妖魔……追殺……。」他躺着沒動。

「別胡鬧！」劉經理替他蓋上毯子，拉下窗布，關掉燈光，關好房門。

劉經理回去經理室，還聽到兩三次深沉的呼叫，推想：「他有病，內心有衝突，才會激發出那悲嚎」。

他繼續又飲又睡，又呼又叫，到深夜到天明，不知上午或下午。直到星期日清晨，東方露出了曙光，他飲够了，也清醒了。先來個早晨的淋浴，把全身洗幹淨，把頭髮和鬍子修好，從一堆亂亂的衣服裏，找出掉了扣子的西裝，像紳士派頭去上教堂做禮拜。

「我要整整齊齊上天堂」他難得正經起來，很關心靈魂的。

他常常含着香烟，開罐頭食物。他的老妻長期住在醫院，由政府負擔醫療費用。他們有兒女五、六口，孫兒女二十多口。分散在各地。各人顧各人。有些兒孫自顧不了時，不管拜三、拜四，會跑來，坐在房門口地板上等。等到查理爺爺一身髒髒的回來。他這長輩的口袋也經常空空的，便找旅館。

「借二十元。」他伸出手來。

「小兒孫又沒吃的了？」劉經理問。

「也滿可憐的」他給了他們錢，用長滿老繭的手撫摸着那些小蘿蔔頭。

待查理領了薪，還回二十元，另加二元利息。他講信用。

不久，老妻分手了，他悲傷，可沒有家屬親人來安慰他。他送她出葬，孤零零的自己一個人回來。痛苦了好多天，還戒烟戒

酒，清潔身體，安靜了一些時日。

「人生如此多磨！」他自嘆自怨。走路沒神沒氣的，人形漸漸消瘦。他搖頭，悲哀，消極，老邁氣衰，終日辛勞……。他又癱上酒醉和烟霧來。

季節轉換以後，有位婦人，開始踏進踏出他的房間。

「你要再結婚嗎？」李小姐問他。

「是她自己要來洗衣服和清掃廚房的。」

劉經理看見她共喝查理的酒，共吸着香烟，臉兒醉醉，烟味飄飄。房間仍然是髒髒亂亂的，和查理的興趣相投。

「找到了老來嬌，臉紅嘴香，有情有肉的。」高老板有趣的也插了一句，希望查理的心理和生理會快樂一些。

可是，幾天不見那婦人了。

「我叫她走了。」查理大概醒悟了什麼，才採取行動的。

「我還是愛着去逝的老妻，念念不忘！」他的心深處，藏着情聖般的愛呢。

一月又一月的，查理仍然穿着那件不常洗的髒工作服上班下班。享受烟酒的刺激和麻醉，過着他的餘年。旅館的這些人看多了，有時閑聊起來。

「他從來沒有向旅館要求什麼，抱怨什麼，不會醉得失去靈性，能按時交房租。他是好房客。」

「他寧願去做苦工，不去領救濟金」

「借錢還加重利付回，他不負人。他是好人。」

「他是壞傢伙。」李小姐傷透了他的房間：「又髒又亂，他用過的床單、枕套、毛巾……都髒得不能再洗了，只有丟到垃圾桶去。」

「保險公司看到他的霉氣冲天的房子會取消旅館的投保。市府衛生局查到會停發旅館的營業執照。」李小姐說着：「最後連他本人也會髒得像一堆垃圾被丟掉的。」

「可是他能無怨無恨的住下去呢。」

「他還有顆虔誠的內心，愛妻兒，信仰神靈。」

「他的手黑腳黑，滿身油穢，酒氣烟味冲天，只弄髒了他的外在肉體。」

「由骯髒的身軀裏，冒出高潔的心靈，像聖潔的蓮枝，由污泥伸展出花朵來……。」

大家議論紛紛，似通非通的。旅館還是定期清掃他的房間，掃走瓶瓶罐罐的；勸他少抽烟飲酒，不要雙料自殺。

大家漸漸地把查理的生活境遇看作常事起來，不去推想什麼老妻和新嬌的愛，靈和肉的衝突，生理和心理的對立……那麼深奧的理論呢。

旅館的人，各忙各的。一連幾天，沒有聽到查理的聲音，奇怪房間那麼靜。劉經理去猛敲他的房門，沒有半點反應。試用萬能鎖去開他的門，裏面有短鏈反扣上了，打不開來。

「撞開他的門！」大家動起手足來。

「唉呀！完了！」大家驚叫起來。

「還是老婆式，依偎在枕旁，像受驚的刺猬。」

「還是穿着那套髒工作服，手旁一瓶酒……」

「二眼半合着，似滿開心，又似不情願……」

他留下滿屋滿地的酒瓶、空罐頭、香烟紙、破衣服……；還有分散在各地的子子孫孫。旅館不知道他們的住址，只好先叫警察來處理，說是心臟病猝發病亡的。用白床單包捆起來，像拉一捆用爛的地氈一樣拉走掉。

查理走了。

「他走去那裏？」大夥又議論起來，亂猜一通。

「有濃烟和烈酒熏漬過的肉體，裹在髒衣服裏，最後化為塵土去。」

「查理有顆高潔的心和靈，上天堂去的。」

4. 老伯回家

他像是旅館煞星的老伯，突然右手捆上白紗布，吊在頸子下。他訴說在公司工作受了傷，從此在旅館房裏休息，不再去上工。他躺在沙發上，整天啤酒當餐，享受醉酒人生。他暫停和旅館吳老板的長期爭吵，轉移目標去大罵他工作的公司不好。

他找律師告發那公司，幫他去敲一敲。最後雙方和解，以提早退休的名義，發給幾萬元退休金，當作賠償了事。他神氣起來，無傷無痛了。突然發了一筆橫財，先去買來一部新車，衝進衝出。他心血來潮，要回紐約去和分別三十多年的老妻團聚。他要回老家去。

他自詡年輕時，和老妻吵火了，一走了之，到西部洛杉磯來闖蕩天下。他來這旅館住了二十多年。當吳兄買下這旅館時，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伯，專橫地占住着那最大的十四號客房。他繳的租金是最低，還是十多年前的租價。

他依老賣老地踏進踏出旅館。能道出旅館的歷史：有二位白人老板走了，遇到越戰經濟不景氣，旅館停業被拍賣，由印度裔人標到，現在再賣給中國人老吳。

老伯大大方方走進工作室拿工具、器材或零件，像拿用他自己的東西那麼隨便。他曾經替這旅館做過保養工，知道全部水管、電路和煤氣的綫路和開關，比吳老板還熟。

吳兄尊稱他是老伯，可是嫌他霸，嫌他酗酒，嫌他的房租太低。「請你搬走開。」吳兄說。

「我不搬。」老伯不聽。

「我要整修這十四號房。」吳兄迫他。

「你別來招惹我。」

「你一定要搬走開，我才能徹底整修。」

迫得他有點火了。他大嚷起來：「這是我的家，我永遠不搬。我年輕時住在這裏，退休後還要住在這裏，老在這裏，死也要在這裏。」

他賴住定了。吳兄拆不掉他的老窩，只好加他的房租。

「下星期開始，你的房租要加價了。」

「不像話，憑什麼加租？」

「通貨膨脹，百物年年漲價。」

「我的房間一、二十年來，還是老樣子，沒有一點膨，半點漲的。」

那天周末，吳兄忙着應付旅客，拒收老伯繳來的超低價租金。老伯把那租金丟在櫃台上，罵着髒話走回房間去。交租不足，吳兄生氣，天天不客氣向他催收欠租。惹得老伯比人還火：「我要告發這旅館逃稅。」

不久，市府真的派查稅員來查稅。害得吳兄花了一個 month 整理好帳冊，還被查出漏洞罰了錢。

老伯看得洋洋得意。還說要再到洛杉磯市的國稅局去告發，進一步徹查吳兄的家財的來龍去脈。生意人最怕國稅局。諸如房地產買賣、生意來往、銀行帳冊、國際匯款、公私費用支出……，一大堆數目字。況且，稅法又複雜麻煩，年年修訂，難免會漏報誤報。被徹查起來，非常的頭痛。

吳兄氣他恨他，又不敢再進一步去迫他加租，拿他沒有辦法。只能和他口頭上吵吵嚷嚷下去。

他常常穿過旅館的洗衣房到後院的曬衣場，由十四號房的後門走進他的客房去。他拿衣服到洗衣房來洗。吳兄不準他走進來混混雜雜，便把洗衣房通往後院的後門鎖起來。老伯拼命撞不開那洗衣房，大概又喝多了酒，怒氣沖沖，握着手槍，裝上子彈，衝來大敲經理室，要幹掉吳兄。吳兄忍着性子，關緊大門，不和醉鬼鬥爭。

老伯養着二頭大狗，當兒子看待，在沙發上睡覺，有時還在